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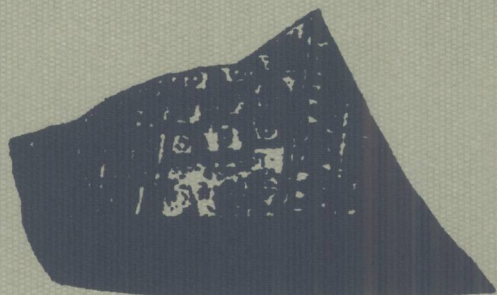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WORLD CLASSICS ON EUR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塔克西拉 I

[英] 约翰·马歇尔 著
秦立彦 译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WORLD CLASSICS ON EUR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英] 约翰·马歇尔 著
秦立彦 译

塔克西拉

第一卷 建筑遗存



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一、本丛书所谓“欧亚”主要指内陆欧亚(Eurasia),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二、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上有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对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我国作为内陆亚细亚的大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特别是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朝鲜半岛、日本、乃至西欧、北非等地)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尤其是核心地带)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

四、本丛书旨在将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有关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著作介绍给中国学者。凡属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范畴的通史、专史、研究专著、专题论集或资料集,于我国内陆欧亚学界有重大参考价值者,均在收辑之列。学术性名著是入选本丛书的主要标准。

译者的话

关于塔克西拉以及本书的作者约翰·马歇尔爵士,《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如下介绍。

马歇尔(Sir John Hubert Marshall):1876~1958。英国人,印度考古总监(1902~1931),20世纪20年代负责以前不为人所知的印度河文明的两座大城市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大规模发掘。早年就读于达利奇学院和剑桥国王学院。1898~1901年在雅典英国学校学习,参加了该校主办的克里特岛发掘工作。担任印度考古总监期间,他改组了印度考古局的机构,并将其活动范围大为扩充。除文物保护外,还主持庞大的发掘计划。他非常重视古代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境内),尤其重视该地区重要城市塔克西拉(怛叉始罗)的发掘。这里出土大量首饰及家庭器皿,使古代日常生活景象得以宛然重现。《塔克西拉》(1951)为其最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桑奇和鹿野苑与佛教史关系密切,因而也加以发掘和修复,马歇尔还发表了《桑奇文物志》(共3卷,1939年)。其后印度考古局在哈拉帕(1921)和摩亨佐达罗(1922)(今巴基斯坦境内)等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公元前2500~公元前1750年间存在于巴基斯坦大部 and 印度小部及阿富汗小部地区的一种文化。马歇尔于退休8年后完成《摩亨佐达罗与印度河文明》(3卷,1931年)的编辑工作。1914年受封为爵士。

塔克西拉(怛叉始罗):古印度西北部古城。其遗址在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东南约35千米处。由于地处三条重要商道的交叉点而繁盛起来。后来这些路线不再重要,城市地位衰落。公元5世纪遭匈奴人洗劫和摧毁,其后再未恢复。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记载,该城由

罗摩(毗湿奴神的化身)的弟弟婆罗多建立,以婆罗多之子,第一代统治者的名字塔克沙(Taksa)命名,称塔克沙西拉(怛叉始罗)。该城在历史上多次易主,曾为王朝或王国的都城、王朝省会、学术中心和佛教中心。在印度、希腊—罗马文献,佛教和基督教传说以及高僧法显、玄奘的游记中均有所记载。公元5世纪初法显到达时发现该处为佛教寺庙中心。公元7世纪玄奘到达时,该城已经是一片荒凉废墟。此后再未见诸史料。1863~1864年和1872~1973年印度考古的先驱A. 甘宁汉开始进行考古发掘,查明古城遗址。随后20年期间,J. 马歇尔继续这项工作,彻底揭示该古城和遗迹。当地保存下来的建筑古迹有护堤、城堡、宫室、寺庙、佛塔;出土有赤陶和陶瓷器皿,小的青黄铜器、珠宝、印度—希腊钱币,安息和早期贵霜统治者遗骨、佛像以及镌有佉卢文祀奉文字的银册等文物。

《塔克西拉》(怛叉始罗)是约翰·马歇尔爵士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共三卷,形成了一个脉清晰、经纬交织的体系。第一卷“建筑遗存”介绍了塔克西拉的地理、历史,并逐章介绍了各遗址的情况,以及在该遗址的各建筑中发现的比较重要的文物,包括皮尔丘、斯尔卡普、詹迪亚尔、达摩拉吉卡、卡得尔莫拉、吉里、喀拉宛、鸠那罗伽蓝、莫拉莫拉杜、皮帕拉、尧里安、拉尔查克、布哈马拉等遗址,其中尤以斯尔卡普城的发掘规模最大,发现文物最多。第二卷是“遗物”部分,把遗物按性质分成陶器、陶塑、石器、铁器、白灰膏塑像、铜器和青铜器、银器皿、金银首饰、指环、骨制品和象牙制品、贝壳制品、印戳、玻璃制品、石雕、珠子、钱币等,详细描述了两千多件重要遗物。第三卷为“图版”,包括各遗址的平面图、立面图、照片,以及各种遗物的示意图和照片。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中译本正文中提到的见××见,均为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考古工作的复杂、细致,但更深的体会却是考古工作的乐趣和意义。使深埋于地下的古代文明重见天日,凭细小的线索解开一个个谜团,天才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严密的逻辑、慎重的推理,马歇尔以其清晰的笔触、缜密的思维,带我们走进

那令人兴奋、丰富多彩的古代世界。而在这本书的背后,是他 22 年坚韧不拔的实地发掘,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塔克西拉。

译者才疏学浅,对于书中可能存在的错误,希望学界同仁热心指正。

前言

我第一次到塔克西拉去,已经是 40 多年前的事了。我仍记得,在看到那些被埋葬的城市时,我是如何兴奋。当时我还是个年轻人,刚刚在希腊进行过考古挖掘,内心对一切希腊风格的东西都充满了激情。而在旁遮普的那个偏远的一角,我似乎突然之间看到了希腊。显然,我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幻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塔克西拉跟希腊的历史渊源。亚历山大大帝在跟波斯交战之前,就是在塔克西拉休整自己的军队的。此后的希腊国王在这里统治了一百多年,留下了持久的希腊文化的遗产。但还不只这些。我当时觉得(而且此后也一直这样觉得),那乡间风光本身——石坡上的野橄榄树丛,穆里山底下覆盖着松树的遥远小山,以及从印度河对岸的雪地吹来的宜人的凉风——这些似乎都像希腊的土地一样,吸引着我。难怪我是这样急于在这样一个诱人的地方开始工作,并急于用鹤嘴锄和铲子来揭示它保守着的古代秘密。有些困难情况,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的。

当我把考古计划呈交给政府时,拉瓦尔品第区的长官(这个遗址就位于这一地区)说,塔克西拉太接近边境了,这一点儿很令人担心。当地的居民中有很多犯罪因素。谁要是动一下那些古丘,很容易就会造成麻烦。地方政府同意他的看法,所以我只好等待更有利的机会,此外别无他法。我就这样等了 10 年。之后,路易·戴恩爵士(Sir Louis Dane)作了旁遮普的副总督,稍微大胆一点的意见占了上

风。如今我对那一地区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我们自己的官员是如此不了解那里的居民,这真使我惊奇。当然,居民中的确有桀骜不驯的因素。但西北边界上哪个地方的居民不是这样的呢?就我来说,我觉得他们总是冷静、勤劳、特别善意的,对谁都准备给以微笑。同他们共处的那些年中,我记不得有任何值得一提的麻烦。世界上再没有比跟我在塔克西拉劳作的那群挖掘工人,性情更稳定、更快活的人了。而且,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发现的大多数考古宝藏,首先都应该归功于他们。

xvi 我发掘塔克西拉用了很多年。如今还在世的考古学家中,恐怕没有几个像我这样,对一个遗址的发掘投入这么长时间了。我是在 1913 年春天开始在那儿工作的,以后几乎每年的春秋两季都继续工作(只有在春秋两季才有可能进行挖掘),一直干到了 1934 年。在这 22 年间,我获得众多的发现。它们对印度西北地区的政治史和宗教史提供了大量新的线索,并在很多方面,使我们对那一地区在公元前 500 年到公元 500 年这段漫长时间内的物质文明,有了崭新的理解。它们清楚地告诉我们,在那几百年间塔克西拉是怎样一次次被毁,又一次次被来自东方或西方的统治着旁遮普的人重建的(主要有孔雀王朝、大夏希腊人、塞人、安息人和贵霜人)。这些事实常常具有悲剧色彩。5 世纪末,白匈奴人毁了这座城市,再也没有重建它。

塔克西拉的城市,先后超过 12 座,但它们并不都是在一个地点。前 4 座城市,包括孔雀王朝建立的以及那之前亚历山大大帝扎营的城市,位于皮尔丘(Bhir Mound)。之后,在公元前 2 世纪初,城市从皮尔丘迁到了斯尔卡普(Sirkap)。斯尔卡普新建的城市,是按照当时希腊化世界中流行的“棋盘式”布局设计的,跟皮尔丘那些弯曲的街巷、无规划的布局,形成了鲜明对比。后来塞人和安息人在斯尔卡普的希腊废墟上重建的城市,也保留了这样的棋盘式布

局。最后,在公元1世纪,征服了这里的贵霜人又把城市迁到了斯尔苏克(Sirsukh),按照他们自己的传统观念来设计城市的布局和防卫。这些观念跟希腊人有很大不同。

关于对这些城市的探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实际上,这一工程很可能要耗费100多年的时间。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接近地表的遗存上,即斯尔卡普的安息人城市、皮尔丘的孔雀王朝城市,两者中更集中于前者。在保证不损坏上层文物层的任何有价值文物的条件下,我尽量挖开早期居民点的一小部分,于是对它们的性质和年代,以及在它们中可能发现的建筑遗存和小文物,也有了一些了解。但我真正进行大规模系统发掘的,只有安息人的城市,本书第二卷描述的那些文物主要出自那里。我发现,希腊城市埋得太深了,目前还无法进行仔细发掘,对此我当然很失望。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安息城市大概比希腊城市价值更大,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对希腊化的生活方式已经知道得很多了,对安息人的生活方式则所知不多。在近东或中东挖掘的几个安息城市中,塔克西拉的这座安息城市是最突出的。至少,安息考古学界的泰斗M. 罗斯托夫采夫(Rostoftzeff)教授是这样看的。在城市遭到贵霜人劫掠时,安息人在匆忙之间,埋藏或丢弃了大量器具、武器、家庭用品、装饰品、化妆品、银器、金银首饰、玩具等小物件,这也大大增进了这座安息城市的价值。对于印度来说,安息人的这些日常用品是极有价值的,因为不仅在印度西北部,而且在整个印度半

xvii

岛,它们都是历史上仅有的能代表安息文明的物品。除了在城墙里面做的这些发掘工作外,我们还花了大量力气,在郊区或附近山区、谷地的大量宗教遗迹中进行了发掘。这些宗教遗迹中最突出的就是詹迪亚尔(Jandīāl)那座精美的爱奥尼亚式庙宇,它也是最古老的遗迹之一。它可能是在拜火教时期修建的,但这还有待于证实。除了詹迪亚尔庙外,迄今为止在城外发掘出来的所有宗教遗迹都

是佛教的,生动、明确地把佛教历史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段时期,即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时期,呈现在我们面前。此外,它们还第一次揭示了西北地区的两大艺术流派——犍陀罗流派和印度-阿富汗流派,并显示出在贵霜人的庇护下,这两大流派都得到了繁荣。犍陀罗流派的繁盛时间,是从阎膏珍(V'ima Kadphises)到婆苏提婆一世(Vāsudeva I)的贵霜统治早期。印度-阿富汗流派的繁荣时间,则是在寄多罗贵霜人(Kidāra Kushāns)时期。

在1913~1934年我出版的那些《年度报告》中,已经登载了本书中的很多内容,学者们对它们多少已经熟悉了。就我在塔克西拉进行的漫长工作来说,《年度报告》不管撰写得如何认真,都是不够的,我相信学者们会同意我的这一看法。在这样一次发掘中,应该在某一时间重新研究并处理所有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全面描述,以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之用。如果不做这项工作,那么多年的努力就会失去很多价值和科学意义。而这项工作又只有发掘者本人才能够胜任,因为只有他才了解那些遗址,并了解发现每件文物时的具体情况。由于长期从事于这一研究,他也最能看出问题所在,以及人们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当然,我并不是说发掘者的结论同别人相比就是最终结论,也不是说发掘者就能免于批评。相反,我觉得一个发掘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发掘之后,把事实详细地报告给学界同人,使他们对每一文物的性质以及确切发现地点都明确无疑,这样他们就可以对这些物品形成自己的判断。而且我还强烈地认为,一个发掘者应该尽量保存他所发现的建筑遗存,至少直到其他已经掌握了所有相关资料的考古学家能研究它们。就是因为上述原因,尽管这座安息城市中的某些建筑自身价值似乎不大,我还是尽量把城市中能保存的部分,都保留了下来。也因为如此,我才把现在这份最终报告,呈给我的学界同仁们,希望他们能从中发现他们想要知道的一

切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能发现我有能力告诉他们的所有东西。很多读者大概会觉得,我的过细描述(尤其是对小物品的叙述)似乎是多余的,很可能十之八九是多余的,但我们还得考虑到那剩下的十分之一情况。遗憾的是,我无法判断哪个是那第十种情况。

本书的撰写不是件易事。即便在正常的时候、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要处理这么多资料(尤其是上万件小文物)也是很不容易的。我身体不好,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可避免受到的折磨,而且由于“对付敌人行动”,我损失了400多页的资料和笔记。这都使本书的撰写双倍地困难。一些丢失的资料,我可以用复件来代替,它们是我为安全起见存放在塔克西拉的。有的资料则无法替代了,我只能依靠我的记忆。这一损失尤其影响了第4章的后半部分和11、13、15、16章以及38章。对于由此引发的毛病,我相信读者是会原谅我的。本书还有很多我找不出托词的其他缺点,切盼读者能同样给予宽容。

我把自己生命中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塔克西拉。当这一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不由想起了在长期工作中帮助我、鼓励我的许多同事和朋友。我感激西罗德·哈格里夫斯(Harold Hargreaves)先生。我们在塔克西拉的合作开始得很早。是他组织了第一季度的挖掘,是他在斯尔卡普亲自掘了试掘沟。那还是在1913年,距今已经相当遥远了。自那以后,哈格里夫斯先生一直对我的每一个新发现都表现出热情和兴趣。本书第36章中关于犍陀罗雕塑的详细描述是他撰写的,这更使我内心感激。我还感激地回忆起,我的挖掘助手汗萨西伯·A. S. 西第奇(Khan Sahib A. D. Siddiqi)多年来是如何热忱地帮助我。还有很多如今已经不在的一些人,其中有:纳特撒·艾亚(Natesa Aiyar)先生,他主持了尧利安(Jauliān)宗教遗迹的发掘;古拉木·恰迪尔(Ghulam Qadir)先生,他是位精力充沛的监工,在挖掘詹迪

亚尔庙、吉里(Giri)和达摩拉吉卡(Dharmarājikā)遗址时,贡献卓著;M. 笈多(Gupta)先生,他在最近之前是塔克西拉博物馆的馆长,在那个博物馆,他凭着无尽的耐心和灵巧的双手,把大量精美的泥浮雕拼对在墙上。最后,我要提一下我的两个很有才能的绘图者索汗·拉尔(Sohan Lall)先生和 Gh. 苏非(Sufi)先生,本书中的大多数素描示意图都是他们画的。

xix 为本书做出了很多贡献的其他学者和科学家有:F. W. 托马斯(Thomas)教授和 L. 巴奈特(Barnett)博士,他们慷慨地给我提供了第2章附录B中关于印度古代大学的两篇笔记;人种学考察队的 B. S. 古哈(Guha)博士和他的同事 S. 撒尔卡(Sarkar)先生和 H. K. 布泽(Bose)先生,他们对达摩拉吉卡寺院出土的人骨骼报告,收在第12章中;已故的罗伯特·哈德菲尔爵士(Sir Robert Hadfield),第27章前言部分中对铁器和钢制品的分析是在他的安排下撰写的;萨那·乌拉(Sana Ullah)先生,他是考古化学家,提供了第28章中对铜和青铜器的分析和注;A. 富歇(Foucher)先生,他撰写了第36章前言部分关于犍陀罗雕塑的很有价值的分析;R. B. 怀特海德(Whitehead)博士,他校订了我在39章“稀有和独一无二的钱币”所列的目录,此外还对最重要的钱币加了评论;E. H. C. 瓦什(Walsh)先生,他在第40章中讨论了皮尔丘出土的两大组压印了符号的硬币;大英博物馆的约翰·阿兰(John Allan)博士,本书的最后一章,就是他对希腊时代末期之前的早期钱币的精彩评述。对 R. B. 塞威尔上校(Sewell)和 F. N. 普来斯(Pryce)博士,我也深表谢意:塞威尔校订了第33章中的贝壳制品目录,普来斯博士对希腊化文物和罗马文物提供了很多有益的资料。

我从别人已经出版的著作中也受益非浅,这都在正文和注中说明了。但有两本书尤其使我受惠。一本是《剑桥印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在那本书中,如今已

故的 E. J. 拉普森(Rapson)教授为印度的希腊人、塞人和安息人的历史,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研究框架。另一本书是 W. W. 塔恩(Tarn)的《大夏和印度的希腊人》(*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塔恩先生第一次为那段模糊的历史提供了真正统一、有据的描述。尽管在几个小细节上,我冒昧地对他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但我对这本书的崇敬是怎么表达都不过分的。

最后,我希望表达对我妻子的永远的感激。她参与了我在塔克西拉的所有发掘活动。她对本书的完成所做的贡献是极为巨大的。

约翰·马歇尔

于吉尔德夫德(Gildford)

1945 年 11 月 25 日

补 记

1951 年 4 月

我想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理事们,感谢他们以如此的方式出版了本书。我的感谢似乎是多余的,因为他们的出版质量一向如此精良。然而,我还是对他们以及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为本书花的心血而深表谢意。我还要感谢他们为书中的插图提供的方便。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这些插图肯定要删去一部分的。我还要感谢邓肯·德来特(Duncan Derrett)博士编写的索引,他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

约翰·马歇尔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前言	(1)

第一卷 建筑遗存

第一章 地形	(1)
附录:莫拉马力亚连的寺庙 A 和 B	(10)
第 2 章 历史	(15)
附录 A:塞入钱币上出现的据说是佛的形象	(94)
附录 B:印度的大学	(95)
与塔克西拉有关的大事记	(99)
第 3 章 皮尔丘	(130)
第 4 章 斯尔卡普	(164)
第 5 章 斯尔卡普(续)	(198)
第 6 章 斯尔卡普(续)	(259)
第 7 章 斯尔卡普(续)	(310)
第 8 章 斯尔苏克	(314)
第 9 章 詹迪亚尔庙	(320)
第 10 章 达摩拉吉卡	(331)
第 11 章 达摩拉吉卡(续)	(391)
第 12 章 在达摩拉吉卡发现的人类骨骼报告	(423)
第 13 章 卡得尔莫拉、阿克豪利等	(446)
第 14 章 喀拉宛	(455)
第 15 章 吉里	(481)

第 16 章	鸠那罗佛塔和盖伊佛塔	(489)
第 17 章	詹迪亚尔的 A 丘和 B 丘	(498)
第 18 章	莫拉莫拉杜	(502)
第 19 章	皮帕拉	(511)
第 20 章	尧里安	(515)
第 21 章	拉尔查克	(541)
第 22 章	布哈马拉	(545)

第二卷 遗 物

第 23 章	陶器	(555)
A	无花纹的器皿	(564)
I.	储物罐(1~7 号)	(564)
II.	装油和酒的器皿(8~15 号)	(565)
III.	细颈油膏瓶等(16~25 号)	(568)
IV.	圆底大水罐(26~29 号)	(570)
V.	圆底小罐(30~31 号)	(571)
VI.	梨形小器皿(32~34 号)	(571)
VII.	平底或底下有支座的敞口罐(35~42 号)	(572)
VIII.	旅行中用的水瓶(43~47 号)	(573)
IX.	圆底敞口饭锅(48~51)	(575)
X.	平底罐,有的中等大小,有的较小(52~59 号)	(576)
XI.	带龙骨形突起的钟形器皿(60~63 号)	(577)
XII.	带喷水嘴的壶(64~75 号)	(577)
XIII.	带柄的罐(76~83 号)	(579)
XIV.	饮水杯、大水杯和高脚杯(84~91 号)	(581)
XV.	碗碟(92~107 号)	(582)
XVI.	平底锅、盘子和煎锅(108~113 号)	(584)
XVII.	盆和圆桶形大锅(114~119 号)	(585)
XVIII.	多孔的器皿(120~126 号)	(587)
XIX.	水凝器(127~129 号)	(588)

XX. 香炉或放祭品的支座(130~134号)	(588)
XXI. 灯(图版125中的135~141号、图版129中的V)	(589)
XXII. 墨水瓶(142~150号)	(591)
XXIII. 双器皿(151~153号)	(593)
XXIV. 其他器皿和物体(154~174号)	(593)
XXV. 微型器皿(175~183号)	(597)
XXVI. 人形瓶(184~185号)	(598)
XXVII. 器皿的盖子和塞子(186~201号)	(598)
XXVIII. 放罐子的空心或实心支座(202~207号)	(601)
XXIX. 排水道和其他管子、流水嘴和阴沟(208~215号)	(602)
B 彩绘和带釉的器皿	(603)
XXX. 当地的红黑两色器皿(216~224号)	(603)
XXXI. 棕色-暗黄色的彩绘器皿(225号)	(606)
XXXII. 希腊黑色陶器(226~228号)	(607)
XXXIII. 安息的带釉器皿(包含在第II类中)	(608)
C 刻了图案、有凸饰、镶嵌或粗制器皿	(608)
XXXIV. 刻了图案的器皿(229~233号)	(608)
XXXV. 有凸饰或用印模印了图案的器皿(234~255号)	(609)
XXXVI. 印模,用来在陶器或织物等上印图案(256~269号)	(614)
XXXVII. 镶嵌了图案的器皿(270、271号)	(616)
XXXVIII. 粗制器皿(272~274号)	(616)
第24章 陶塑和黏土塑	(619)
I. “裸体母亲”或“大地女神”(1~8号)	(627)
II. 立姿女神,衣服飘飞(9~16号)	(628)
III. 立姿女神,左手持鸟,穿紧身裙(17~19号)	(630)
IV. 着衣的坐姿女神,抱在一起的手臂中有鸟(20~22号)	(630)

V. 着衣的立姿女神,左臀上有个儿童(23~25号)	(631)
VI. 立姿男子,穿短裙,有的戴头巾,有的不戴(26、27号) ...	(631)
VII. 立姿男子,全身穿印度服装(28、29号)	(632)
VIII. 立姿男子,穿希腊化服装(30、31号)	(632)
IX. 立姿男子,左侧有山羊(32号)	(633)
X. 坐姿男子像(32a~34号)	(633)
XI. 一男一女并肩而立(35~38号)	(633)
XII. 大肚矮人(39~44a号)	(634)
XIII. 希腊和半希腊风格的小人像(45~53号)	(635)
XIV. 杂类(54~57号)	(637)
XV. 玩具车(58~60a号)	(638)
XVI. 在轮子上的玩具动物(61~71号)	(638)
XVII. 没有车和轮子的玩具动物(72~107号)	(640)
XVIII. 拨浪鼓(108~118号)	(646)
XIX. 哨子(110~121号)	(647)
XX. 骰子(122~125号)	(648)
XXI. 装饰品和个人物品(126~145号)	(649)
XXII. 铸模(146~152号)	(652)
XXIII. 还愿用的或仪式上用的“缸”(153~163号)	(653)
XXIV. 陶塑和黏土塑的佛教人物(164~187号)	(660)
第25章 石器	(672)
I. 史前石器(1~5号)	(683)
II. 枢轴(6~10号)	(684)
III. 手磨(11~18号)	(684)
IV. 研杵(19~26号)	(686)
V. 圆形碾磨(27~31号)	(687)
VI. 杵和白(32~35号)	(690)
VII. 盘子(36~41号)	(691)
VIII. 碟子(42~47号)	(692)
IX. 带支座的杯子(48、49号)	(693)